



遼左棄地紀畧第二十一

鐵嶺李氏者原籍朝鮮國人至成梁父子於萬曆年間以

斬級擴土功一作功加封伯爵實欲比照雲南事例要將山海以

東世據之永為遼東鎮守如雲南黔國故事凡當時任于

遼左者多遭其齟齬無不懼陰謀之叵測也至萬曆三十

三年春遼之總鎮即寧遠伯李公成梁巡撫則趙公楫欲

將鴉一作鴉關外鴨綠以西寬奠以東張其哈喇子等處地

方數百里盡棄之與虜其居民招徠內從徙以邀功賞時先

將軍應祺正任遼陽副總兵曾具呈阻之柰撫鎮貪功之

謀已成見呈先將軍此大怒遂多方布窬共欲甘心先將軍矣時纍

曰字下補具呈一篇在後

臣遇例已選入內廷獨兄茂芳以嫡長男隨任目擊最確
先將軍由此情鬱成疾于本年夏告病回衛一作病身故嗚呼痛
哉繼先將軍為副總兵者楊公如弘也其年冬撫鎮果行
文招徠居民民果安土重遷幾至激變撫鎮之心必不肯
中止時也寒^阻乃復差廢弁韓宗功率領軍丁數千粧塘
馬廳逐之焚其室廬毀其器用時值冰雪寒返哭聲震野有僵餒不支而
死者有渡河陷冰而厄者有不肯從而自經者凡少壯強
勇之人皆逃亡入丁建虜什之四五僅得老弱孤貧者六
萬餘人都僉派于遼鎮二十五衛安插奏聞神廟儲臣蹇
公達并撫鎮俱以招回各蒙廕賚時四明沈相公一貫

居首揆也遂將膏腴地數百里自此盡為建州 所得

丙午夏遼東廣寧管餉通判徐公應乾浙江紹興人也目
擊遼鎮邊備大壞條上十五事于撫鎮首列建虜一欸而

兩老已不勝懷怒忘至秋七月奉本按院蕭公淳檄委徐公閱

察河東十四衛于遼陽庫廨見先將軍呈諫割棄地之議稿不

覺衝冠皆裂為賦二詩以識不平撫鎮聞之更怒遂將徐

公捏陷革職為民虜既坐得膏腴地數百里遂陰懷反心一作

隱憂日滋自三十四五年後兵科等衙門宋公一韓等具

疏力劾棄地非是宋疏內云劉副將一呈而輒死徐通判二詩而

去官云云按劉副將者即先將軍也後宋公復有一疏為

其曉度青石嶺一律曰深
秋于役未曾休歷盡淒涼
輾轉憂絕貢稱王寧
九服媚夷割地豈良籌
頭垂露會民泪脚流泉
咽成愁鄭俠丹青今若在
時艰早已達宸眸其清河
堡閭操一絕曾聞廟主得
封侯割地如何秩更優可
惜毆民分界處膏腴多
少屬東首 二詩補在不平撫鎮之間

卽疑卽之誤

割地啗夷等事奉神廟聖旨這所奏弃地畀夷事情重大
着都察院選差巡按御史勘明來說欽此時奉差往看者
楚中能公廷弼據石碑全金遼志勘實題覆未結其後李公
奇珍等又有疏云夷人居之則為夷地華人居之則為華
地今數十年生聚之民上糧有倉串人丁有徭役何以謂
之曰虜地何以謂之曰逃民耶云疏上不報其地後此民多失業
羣不逞之徒在虜左右深謀秘計朝夕從吏四十六年春
虜果陷撫順殺鎮臣張公承胤全師覆沒巡撫李公維翰
逮矣四十七年春楊公鎬為經畧而四路之師卽矣天啟
元年春失遼瀋二年春失廣寧全遼淪陷十餘年來竭天

下兵力尚未殄滅河西一帶已非我有國家所况河東之弃地乎
此遼左决裂根由真可切齒痛恨于貪功貽患之人也李
氏坟墓在鐵嶺者已盡為虜所發所封之爵久懸難襲而
韓宗功係成梁的親姪壻于天啟三年冬為虜奸細訪獲
審明正法巡撫趙公楫京師人也久與稅監高淮契交其囊橐頗
富多置房屋以居縉紳其孫趙臺于今上崇禎五年冬具
疏為乃祖誇張以求復己之恩廕本年十月內奉聖旨遼
鎮失事釀釁必非一朝趙楫任撫有年何無先見預籌本
內招回人口是否功應廕敘着吏兵二部查議一作於手專奏欽此
至六年冬吏部徑坐名覆疏奉俞旨趙臺准送國子監讀書七

年冬大同總戎王公朴具疏奉聖旨戚司宗罪案已定王
弘業等爭襲事情已有旨了其李成梁伊孫該部查議具
奏欽此司宗子九年恩審蒙釋成梁之後賴戚臣王昺費
盡心力近已蒙准襲爵時任首條者烏程溫相公體仁係四明沈相公門生也累臣竊痛乙巳至今時盈三紀事
歷四朝在位在野恐知此棄地之根由者少若非先將軍
曾由此直言招禍宋掌科等嘗具疏入告即不孝如若愚亦幾不能
憶記也封疆大事父子至情義難緘默謹書此以備溯攷
失遼地權輿者採焉

今聖明離照當天洞燭幽遠先既曾奉特旨下兩部查議不為不詳細慎重矣奈情面錮習難破何曾不思當時招回人口果具何意見奴虜之叛果何由發端也千百世下具有公論是非功罪自洞如現大神廟在天之靈實式憑之人心難昧公道終難泯也
酌中志略卷之二十一

此補在記憶也下封疆句上

為遵祖制守舊疆以保生民以固危邊事切照太祖高皇帝埽除
逐胡元開基未廣至憲宗朝韓斌為東協始銳志展擴開陽明臺
木閘嶺等屯堡復於清河地方設立城堡置備禦官軍六百餘員
名操練防守又建鴉鶻關限奴虜出入去虜寨八十里地界稍
寬夷夏之防比前益慎至萬曆十九年何權為脩禦武備漸弛邊
防寢廢遂退地四十餘里山上立碑為畛嘉靖年間總太爺為政
開闢寬佃大佃長奠永奠新奠稍復舊境並論級功拜封伯爵今
王兀堂張其店哈喇泊喇泡等處現有軍人屯種居住成家樂
業原係開墾內地原非竄入夷巢令一旦議徙別尋安插奈驚擾
軍民號天動地耳不忍聞目不忍見况邊方土地尺寸是寶

漸不可長我退一步彼必進一步本境損耗國威陵替母論
拂人情抑且違祖制揆理度情大有未便卑職雖望輕才薄謬列
貳師職在守土安邊不容棄地壞法萬一戎馬生郊小醜犯順卑
職自甘捐軀報國寧敢望指承風激切具呈云云

此呈補在阻之曰下奈撫鎮下原空四字意會可也

見聞瑣事襟紀第二十二

洪武年間臨海趙某者逸其名卒業太學為一中貴題蠶
婦圖云蠶未成時葉已無鬚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
於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偶幸中貴宅見之詰問誰作
中貴以趙某對即召除肇慶知府在郡^大有廉聲見周海
門先生汝登雜言 又閩人徐渤榕陰新簡所載城山鄭
氏譜女官恩遇云江氏名全閩邑高惠里人少淑慧能記
誦孝經列女傳及笄歸城山鄭琚洪武癸亥琚早世江守
節癸酉詔選識字節婦任用內府當道以江為薦赴內廷
選中授女府內品欽賜名曰全委掌金銀各庫乙亥因憶

男女幼穉為奏太祖高皇帝推恩遣使來閩挈取家屬馳驛至京賜官房與居免稅課差役戊寅高廟崩遣內使李清送回壬午文皇帝登極復遣內官秦陪捧帛來宣助理內政陞寶局正賜月俸三石官房五間與男原籍居住永樂丁酉江以年老力弱請歸旨允重賜禮物遣內官尹子良復送回閩踰二年己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云世廟聖孝凡睿廟藩邸御筆不惜重費購之恭鈐欽文之璽或新製睿宗獻皇御書之寶非親近大臣不賜也睿宗善詩善古篆有恩紀念春堂詩行于世光廟于講學之暇好揮洒大字匾額對聯以賜青宮左右雖祁寒大暑未之少懈

鈐有東宮圖書不載年月者即光廟潛邸之御書也當局此二句非是者宜奏請訪購以備一代宸翰可也光廟喜射又樂觀

戲于宮中教習戲曲者近侍何明鍾鼓司官鄭隱山等也凡向外廷屬託事情而營利肥己者劉朝王輔等也泰昌元年八月撥置西李娘娘招權納賄者李進忠也先帝時嬰年曾用右手小指在殿門梭葉內制土嬉戲光廟猝至客氏急抱起將先帝指甲被梭葉拋傷痛哭不已光廟撫之曰不妨不妨帶破些壽長仍好語勉慰客氏今後用心云光廟之寬仁慈愛如此先帝髻斷時教習書倣者光廟伴讀吳進忠也宮中私自答應誦書習字者劉良相也良相雄縣人性朴直不

茹葷人^皆以劉道呼之孝和皇后即才人娘娘臨崩時託寫遺言云與西李娘娘有仇者良相執筆也天啟元年逆賢矯旨發良相于鳳陽而殺之今有誰肯代良相鳴冤枉耶熹廟中宮張娘娘今懿安皇后者秉筆劉克敬奉差選中二位中之一位也后性骨鯁好看書習字坤寧宮近侍陳德潤逆賢名下也日訶后動靜客氏逆賢憚^{后嚴明}馬遂時于先帝前離間之后時有賜與克敬不過食物之類逆賢知之遂將克敬發鳳陽尋矯旨害之其後又忌克敬之炤管老叔馬鑑即累臣之同官叔輩曾同侍先監者也逆賢復嗾涂文輔題叅降發鳳陽亦矯旨害之俱既殮^後復蘓寺僧

聞棺中急迫有聲守尸押葬者守備劉鎮等畏賢毒焰不敢主持遂生理之比至坑棺之堵頭將開而不敢不埋也^悲惜哉今上登極憐其冤咸復職改殮歸葬于北今承天守備王太監允中秉筆東廠王太監德化隨堂王太監承恩皆劉名下天之報施忠裔正未艾也 先帝御諱 凡宮中所用油皆更之曰芝麻水油漆作曰漆作 神廟在宥之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聖母慈聖皇太后崩其傳行之旨曰朕慈母皇太后按慈母乃八母之一非生母也不如直曰朕聖母為妥也又曰偶爾崩逝按偶爾字樣亦似未妥是時司禮監掌印者李太監恩掌東廠者盧太監受

若使先監矩尚在定經潤正必不草率如此 天啟年間
高沈二太監閑住時助大工則一作員每人捐進一萬兩其助遼餉
人各進一萬兩咸恐後也至崇禎二年冬虜薄都城高止
五百兩餘僅三四百兩而已可以現世變矣果先富後貧耶抑別有肺腸
耶 憲庶好琴奕書画司禮太監戴義號竹樓不知何許
人也最精于琴而楷書筆法與沈度相等增南中有一良家
婦善琴徧遊兩京各省未有居其右者雅聞戴名詣外郎
通名求見久之訂期戴沐浴之暇至外郎坐廳中延南婦
隔簾向上一揖坐南婦簾外不通寒溫讓戴先操曲甫終
南婦淚如雨下色若死灰將所携善琴即于階石上碎之

拂衣而去終身不再言鼓琴事矣其絕技服人如此戴之名下黃太監獻號

梧岡者廣西平樂人也亦精于琴有譜行於世司禮太監

蕭敬字克恭號東梅者亦戴名下也多讀書其楷書筆法

似沈度而草書則從張顛懷素間雜以篆籀偏傍今之中

帽局外廠云是蕭別業惜基址不存但寒泉數處烟草冥

迷已耳 鮑太監忠者不知何許人也多學善書歷陞長

陵神宮監會書太監每坐大石上拾樹葉而寫詩清風徐起來飄

颺山谷以自娛樂山中巨石如蝦蟆式者鮑恒伏如几今

現存焉世庶雅尚文學久乏當意者聖適有親近大臣祭陵

回以忠姓名學行奏薦蒙召陞秉筆掌印壽踰八望九尚

筋力微衰

耳目精明以楷書寫聖諭傳紅世庶優賚特加後憐其老
予告私第令終云其名下王太監本不知何許人為穆庶時名
臣又田太監義陝西人亦鮑名下也至萬曆廿四年掌司
禮監印其楷書得鮑教為多見三朝禮之臣紀畧中此後留
心學問之人亦并及一二識嚮往云 司禮監隨堂李太
監壽者京都人西域苗裔也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歷陞司
禮監監官萬曆廿九年夏收選官人四千餘人累臣亦其一也
三十一年選福王妃時皇貴妃鄭娘娘引潞王例欲選三
人而擇之先監矩時總理婚典壽執往事爭曰潞王先選
一位未中復選二位雖三人其實二也如何敢比先監甚

神庶悼惜之今司禮高沈二位皆張太監誠名下也屢有忌者欲汰斥之皆賴李及先監主持
服其亮而密薦之後陞隨堂未竟厥施而一疾令終秉
培植焉今上聖主重臣云秉
筆史太監賓者嘉靖四十一年選入多學能書頗得歐陽

率更筆法先監最器之歷陞文書房史廣交遊善琴奕好
寫扇其詩寫字之扇流布宮中神庶思得好秉筆覽至史姓
名皇貴妃鄭娘娘偶贊揚之一作聖意神庶疑其從宮闈中鑽營也
遂立謫南京數年取回謝恩任事是日值有要緊旨意發閣例
該第一賓賓親捧到閣而史名原前列也及回奏神庶益怒
復疑其夤緣往閣中見輔臣也復謫南京廿餘年至泰昌元年
八月光庶登極始取回天啟元年逆賢力于先帝前荐陞
秉筆後憚其廉介退斥閑住史性儉素曾與京宦米公萬

鍾契厚貸史銀可七八百兩米終身困頓未償能而終史即焚券其
都人稱史為義舉也金太監忠其照管姪也金字敏恕北直
固安縣人萬曆六年選入歷陞文書房博學能書善琴守
備鳳陽時曾著御世仁風一書刻之博極鑑史繪畫周詳
彷彿如帝鑑圖說其評語凡稱迂拙子者金之道號其自
跋親筆作也先監在時曾向金曰公後來秉筆政時我名下惟
劉官人可用公善視之其後累臣被常太監雲註誤墩鎖
于萬曆癸丑冬曾折節賜顧時存恤之至天啟七年十二
月累臣謫南京金已守備南京崇禎元年夏累臣復被逮赴
北蒙金惠銀百兩為途費次用累臣此方知先監有遺言云金尋蒙今上特陞秉筆掌御馬一作甫

濫予疑濫字之誤

印予告林

以樂天年

下近已令終秉筆車太監應奎則金名下也

紀綸者北直人

某縣

萬曆六年選入陞司禮監博學能文書善

寫歷陞文書房未任秉筆人多惜之凡內臣讀書近來始
有讀左國史漢雜文者如先帝伴讀湯太監盛萬曆廿九
年選入于書無所不讀善飲酒能詩與鄭太監之惠契厚
為同僚先帝登極轉典簿不數月即以病請俱准私宅閑
住湯益沉酣典籍自號醉侯雅歌篤學最為李永貞嫉妬
天啟四年十二月卒 鄭太監之惠字聖允號明淵北直
任邱人亦廿九年選入為牌子王奉名下王則大司禮田大監義
名下王率衆名下叩見田遍熟視之惟以手撫鄭頂屬王

鐘契厚貸史銀可七八百兩米終身困躓未償史即焚券其
都人稱^史為義舉也金太監忠其照管姪也金字敏恕北直
固安縣人萬曆六年選入歷陞文書房博學能書善琴守
備鳳陽時曾著御世仁風一書刻之博極鑑史繪畫周詳
彷彿如帝鑑圖說其評語凡稱迂拙子者金之道號其自
跋親筆作也先監在時曾向金曰公後來秉筆我名下惟
劉官人可用公善視之其後累臣被常太監雲註誤墩鎖
于萬曆癸丑冬曾折節賜顧時存恤之至天啟七年十二
月累臣謫南京^金已守備南京崇禎元年夏累臣復被逮赴
北蒙金惠銀百兩為途^{次用累臣此方知先監有遺言云}費金尋蒙今上特陞秉筆掌御馬^{一作備}

監印予告林下^{以樂天年}近已令終秉筆車太監應奎則金名下也

紀綸者北直人^{某縣}萬曆六年選入陞司禮監博學能文書^善

寫歷陞文書房未任秉筆人多惜之凡內臣讀書近來始
有讀左國史漢雜文者如先帝伴讀湯太監盛萬曆廿九
年選入于書無所不讀善飲酒能詩與鄭太監之惠契厚
為同僚先帝登極轉典簿不數月即以病請俱准私宅閑
住湯益沉酣典籍自號醉侯雅歌篤學最為李永貞嫉妬
天啟四年十二月卒 鄭太監之惠字聖允號明淵北直
任邱人^亦廿九年選入為牌子王奉名下王則大司禮田^{大監}義
名下王率衆名下叩見田遍熟視之惟以手撫鄭頂屬王

曰此子項圓目秀人中端正山根直接印堂合伏犀貫頂
法宜令讀書不數年王與田相繼卒即派與管事田太監
詔做名下始深心奮志受業于廬山人龍節山人杭州人
號九虬博學能詩與人落落寡合聞纍臣名便交如舊者
識者贈纍臣詩云栖遲數載雖曾記我亦疎狂不記人自
接劉生杯酒語常驚李白屋梁神宮雲冉冉明千樹玉漏
迢迢隔九闈領祇令陽回春意早羈鸞究竟出風塵鄭自此
愈專心古文經史左國等書詩習杜工部字則好黃山谷
帖亦能作時菴古文性好種植牡丹等花嗜音善射久為
李永貞嫉妬天啟五年夏蒙先帝聖恩起典簿後陞監官

時兩眼上皮各生黃斑一如蟾蜍眉也今上登極元年奉
使河南藩府沿途廉介驛遞感頌之其年冬御前親試出
事君能致其身題攷時菴中選同文書房曹太監化淳陞
隨堂誠古今殊遇也尋掌尚膳監印二年春告病杜門絕
客究心問學五年冬上思文學臣王太監永祚密薦起陞秉筆總督南
海子及寶和等店委用常國安為掌家六年冬即總督東
廠委用黃永壽為管廠掌班分寄耳目于羣小且替名下
官人何東鳳報御前牌子復廿餘年夙仇當道者多為講解竟膠執不
息大為輿情所薄事隸刑部雲南司允辭七年冬有病閑住被原叅未結鹽查趙
文淵具告反誣公止追過銀八萬兩尚有二萬兩皆免追

上震怒下東廠理刑官耿良臣于獄逮黃永壽常國安于
司禮監提問革鄭職下法司提問屢審未決結事隸山西至十一年春鄭患
氣蠱症亡于獄臨終屬其家屬棺中多備紙筆誓訟地下
享年四十有九葬于阜成門外三里河尚有八十餘歲母
在任邱也凡素蓄書籍法帖畫散軼一空生前所作詩一
冊於十年夏值嘗熟錢宗伯逮入所居與鄭比隣見而稱
賞為之序曰有明重熙累洽之朝有讀書修行之士厠皇
極四星之列在帝左右者司禮監秉筆太監任邱鄭君是
也君名之惠字聖允少負淵敏與其友湯君盛輩淬礪學
問厭薄內府沿襲典籍以為謏聞固陋有志于左氏太史

公班固之書久之而其學大成肌劈理解浸漬演迤雖通
人大儒未能或之先也朝夕禁近自公退食焚膏宿火被
服寒素有古名臣良士之風崇禎丁丑夏余見之于寢室
方繙閱三國以後諸史朱黃儼然讐勘錯亂一作互纂言記事州
處部居蓋將薈粹其詔令文章卓然有用于世者為論思
獻納之助而非徒以翰墨為能事也君又於其間出詩集
於余示盥醕肅拜請余為其序余觀君之詩思必孤詣句必
創獲刻鏤肺腸原本學殖與夫儷花鬥葉備剽于耳目之
間者固已遠矣當戊辰夏君奉使中州過岳武穆湯陰故
里感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死之語流涕沾軾賦詩以申

意己巳冬虜^騎薄城下夏時愛國賦近體詩八首余讀君集於是數章者回環吟咀三致意焉嗟夫小雅巷伯之詩其卒章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夫子存而不削以是為可怨也春秋王朝列國卿大夫書名獨齊高偃^魯季友書之曰子傳以為賢而子之也然則小雅之存孟子亦子之也夫子固不以其寺人而不子之也以詩與春秋之法取之則漢之呂強後唐之張承業本朝之懷恩覃吉輩其必為夫子之所子可知也^{已矣}余序君之詩大書于其簡首曰寺人鄭子作為此詩以附于小雅春秋之義後之君子誦其詩而論其世其必慨然於余言也已丁丑九日虞山老民錢謙益

撰初湯之卒也鄭為之^經理喪事後天啟丁卯秋復為湯手勒墓碑其辭曰蓋聞君子沒而不朽者非書績于旂常則垂名于竹素以至壹行隱逸之倫詩酒曠達之士咸得^{一作櫛}輝光傳記照映後先是豈名譽盡屬士紳而吾儕^遂乏傑俊哉湯君諱^威監字銘新號仲光北直安肅人體貌豐昂願盼神采識度遠大器宇弘深直道正辭率行己志自弱冠通經史而尤以聲詩振常以古法出新意人皆服焉萬曆辛丑掄選入內久滯下僚願才名顯赫如劉君若愚亦折節與君定交之惠與君同事而凡事之久蒙開益故稍^得通古今庚申秋光廟登極當道憐才同之惠擢司禮遷東宮伴讀

蒙今上垂念潛邸勞陞司禮監典簿之惠又同列寮案之
誼斯時也君自以為居非常之地必竭底蘊以報國家不知
之惠之不才寡昧每推挽相須而軒輊罔計也豈期此志
未伸懇辭閑住之惠亦隨而求退君更涉獵經史著作日
繁君嘗曰吾有友乎說心間之俗務計衣食之瑣碎或啣
杯月下或緩轡郊垌則范君常君盧君是矣如酌古準今
談經論史探性命之源圖不朽之業聲應氣求而不孤者
則劉君鄭君是矣雖然吾之學可以攀劉而提鄭宜哉君
生平月旦令人嘆服其修進識見如此乃暴病初沾一卧
不起痛哉范君諱昇常君諱國安盧君諱應選于君皆同

年也無何之惠荷恩擢復原職尋晉監官緬憶君容宛然在目
恨不與君同事而始終之嗚呼痛哉墓草雖宿情自不能
渝也之惠嘗聞之先師曰人之才情本天授也順之者明
悖之者闇是則順必得天而壽而昌悖必反性乃天乃殃
而果報何未必不若是耶據情會理以理律人君乃明天人之
際洞善惡之歸正擬遐壽期頤逍遙笑傲何壽祿如此之
爽哉君生于萬曆丁丑秋卒于天啟甲子冬葬于都城之
玉河鄉之池水村于是樹石表行為九原之觀因係之銘
曰四星其燦著德皇廷休矣丰度是則是經猗欵洋洋揮
洒成章用昭一代獨繼前良禮樂自嫻詩書固秉越衆超

浙入疑漸入之誤 銳哉脫穎詩名酒德漸入精微斯文天喪至性來歸湯

復著有歷代年號攷畧以為我朝建元十六而誤重前代者

五六實詞臣失于叅攷者之過也其餘詩文若干數咸散失

未刻君子惜焉按馮太監保之後四十年至王太監安而

復興張太監誠之後廿餘年至高太監時明沈太監蔭而

復興王太監安之後至曹太監化淳而復興無往不復無

平不陂豈不信耶 王進德不知何許人號樗仙世庶時

職章聖獻皇后宮管事有甲第在東華門外清整雅潔門

無俗賓每休沐之暇即閉戶焚香彈琴讀書或展古之名

人墨妙臨寫不釋手故書法道麗遂成名家可與當之代

之張東海蕭海鈞並駕尤好接賢士大夫宛然有儒者風

讓坐設榻皆欣然不厭煩

嘗與陸文裕公深善所蓄七賢過閑圖陸公題跋也其辭

有曰按七賢過閑事無所攷豈竹林中之人耶或曰即作

者七人爾蓋畫家多尚興致不屑屑形似要在得其意於

筆墨蹊逕之外可也公遭遇聖明參與帷幄密勿之地以

其愛畫之心而為愛才之舉則天下不致有遺才如此圖

中望望而去也余重以是望之云纍臣于鎮南諸公處曾

見此圖并古帖數種咸識之以樗仙圖書則樗仙之賞鑑

好古當不凡也 張太監維者號範吾北直霸州人嘉靖

三十八年選入為司禮監掌印張太監宏名下幼博學好

浙

常銳哉脫穎詩名酒德漸入精微斯文天喪至性來歸湯長
復著有歷代年號攷畧以為我朝建元十六而誤重前代者
五六實詞臣失于叅攷者之過也其餘詩文遺詩集名若干數咸散失
未刻君子惜焉按馮太監保之後四十年至王太監安而
復興張太監誠之後廿餘年至高太監時明沈太監蔭而
復興王太監安之後至曹太監化淳而復興無往不復無
平不陂豈不信耶 王進德不知何許人號樗仙世廡時
職章聖獻皇后宮管事有甲第在東華門外清整雅潔門
無俗賓每休沐之暇即閉戶焚香彈琴讀書或展古之名
人墨妙臨寫不釋手故書法道麗遂成名家可與當之代

之張東海蕭海鈞並駕尤好接賢士大夫宛然有儒者風

讓坐設榻皆欣然不厭煩

嘗與陸文裕公深善所蓄七賢過閑圖陸公題跋也其辭
有曰按七賢過閑事無所攷豈竹林中之人耶或曰即作
者七人爾蓋畫家多尚興致不屑屑形似要在得其意於
筆墨蹊逕之外可也公遭遇聖明參與帷幄密勿之地以
其愛畫之心而為愛才之舉則天下必不致有遺才如此圖
中望望而去也余重以是望之云纍臣于鎮南諸公處曾
見此圖并古帖數種咸識之以樗仙圖書則樗仙之賞鑑
好古當不凡也 張太監維者號範吾北直霸州人嘉靖
三十八年選入為司禮監掌印張太監宏名下幼博學好

書又最為李太監芳器許隆慶戊辰遂薦陞神廟潛邸位
下萬曆初年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內忠勇營掌兵仗局印
而秉筆孫得秀張鯨諸人頗妬其才然維處之泰然初慈聖老娘
娘造有玄帝金像特差維請往湖廣武當山供安往返廉
靜驛遞德之維善詩能文且精于琴畫凡詩賦翰牘人咸
寶惜十二年三月廿七日夜侍神廟于乾清宮西廊上問
曰你本官三年事畢了維奏曰仰荷聖恩得獲令終臣等
存歿感戴上因從容曰我常想張宏好個老兒每見我譴
罰一個諫官即叩頭流涕善言寬解我亦為他息怒何等
忠愛維叩頭應曰此是聖德納諫非臣下所能挽回倘聖

維嘆鸚鵡詩云憔悴君
家歷歲年翠襟蒙罷
自頌憐能言肯信爭如
風鈎喙應知不類萬千里
雲山迷隴樹幾回魂繞秦
川稻梁未必虛朝夕直為
樊籠一惘然題門促織詩
云自離草莽得登堂矣主
恩復念不忘飽食甕城常
眷銳怒臨沙塹敢推強敵
齊夜振鬚仍奮注氣秋高
齒漸長眼更昏餘半剪
後功成誰復論青黃夢

怒不息他亦不能成功上曰你以他三年除服事畢作一
首詩來我看維即擬題榮哀感慕詩云薤露光陰何易晞
三年夢逐白雲飛哀吟風木人終別悵望烟霄雀未歸墓
草可憐滋一作聖雨澤祠旌深感照春暉仁皇良夜思耆舊重奉
恩綸下紫薇三詩補此至十六年九月駕幸山陵閱壽宮回維股為
車輓傷又見近侍小臣張守義等怙寵生事而張鯨等耽
眈未艾也遂求退連章不着于思善門外直房調治半年餘尚未廖始准私家
調治遂益哀法書秘私籍而不釋手而夜自篝燈呼語少倦仍點看至丙夜方寢雞甫鳴則復興至
濡筆寫行草凡聞有新書必買來令左右念聽者數年至
萬曆四十一年夏卒享年將八十著有皇華集歸來篇莫

世廟不豫時歎曰如某者惜其才而未盡用之隆慶改元正月奉旨回本監守世廟几筵後遷東安門管事萬曆乙亥陞廣惠庫管事

又遊三忠祠詩云秋深結伴出東門望疎林帶遠村古渡到來同駐馬荒祠謁罷一開樽松間野雀穿雲暖天外歸鴉背日翻不

金山人集蒼雲齋集等書行于世維與先監為同官先監之政事擔當維之文章恬退咸彪炳於世云 王翱字鵬

起號村東原籍南直句容人永樂時遷北直通州嘉靖壬寅選入時皇城年十一歲撥司禮監內書館讀書受業于郭東

野趙太洲孫繼泉先生咸器重之且曰尔諸生係內使不

必學舉業文章惟講明經書通鑑本朝典制以備聖主顧

問有餘力始學作對與詩可也丁未陞司禮監精微科丁巳改御房司本年始陞奉御己未調御馬監丞兼押管事己丑歷陞乾清宮牌子隨朝請

訓創因進奏對事賜斗牛八月陞太監上段補此萬曆辛巳奉旨慈寧

宮教書遂遷居于西安門北得從容與士大夫唱和吟詩

奉母孝待弟良友于之愛為內廷所少翱為人悲歌佃儻

博學自豪視富貴如電光石火馬其咏籠雀詩云曾入皇家大網羅樊籠久困奈愁何徒于禁苑隨花柳無復當年郊原伴黍禾秋暮每驚歸夢遠又首補此春深空送好音多聖恩未遂斷

環報羽翮年來漸折磨翱與維前後皆有詩名而品秩榮

顯翺遠不逮維刊有禁砌蛩吟稿村東集行于世 李芳

任乾清宮管事掌內官監印隆慶年間曾以上書直諫下

獄與海剛峰先生諱瑞謚忠介者同寓事見泳化類編等

書茲並不載也 凡內臣姓朱者咸改姓諸禮公族無刑人

之義也諸升字晉父號鎮南浙江紹興人也嘉靖四十一

年選入與于王太監安為同官按外廷所稱同官者謂職掌

名位相同也凡內府所稱同官者不過同支派項下已耳
猶前後同門之義非指同官為同僚而言不可不知也升
曾任御用監武英殿掌房自萬曆十年降發南海子淨軍
後在長安右門之外臭水塘住多識博學通篆籀六書之
學樂與士紳交遊門無雜賓泰昌元年秋復原秩天啟五年夏沐浴
正冠而逝壽幾九十今之山會公館其故宅也升性豪俠
善書札達大體精於賞鑒奢于交際積書名人字甚富畫古帖頗多毛
成號似侶崔北直玉田縣人萬曆六年選入歷陞甲字庫僉
書甘貧篤志手不釋卷潛心漁洛之學薛文清王文成諸
君子子書之學更留心音韻六書之理雅服鄭樵之六書畧揚桓

之六書統趙撝謙之本義吳元滿之總要晚年得崑山魏

莊渠先生所著六書精蘊玩索自娛舉世俗之好無能奪

也成性剛介菲飲食敝衣履通禪學蓄書甚多足未嘗至

顯要之門于耳提面命顯臣有師誼焉李永貞雖不相識然每厭鄙或以為迂闊無用之人也壽九十餘卒葬于玉田山麓

生時自題其墓曰於戲藍田耕夫之墓是顯臣所知者此外之留心學問清脩自好之人尚多未能驟載也 神廟初年先習

趙孟頫字外小臣中有杜詩號鯉庭王廷策號吟仙及中

書楊大倫劉綵等備員筆墨之後後其後聖性篤好章草戊

申春曾召纍臣至啟祥宮前殿階下跪伏差宮人龔朝女出簾問纍

臣父兄之名令寫八分真草篆字詩纍臣俯伏階下次第

奏對如諭寫入其後又令寫章草纍臣對曰原不曾習未

壽九十一作七十。玉田
一作玉泉

寫而止是日觀者如堵蓋因有人將累臣實得虛名大了及應對寫入後此時累臣廿五歲矣亦最奇之遇也聞皇貴妃鄭

娘娘欲做司房近侍神廟以為先監甫亡也已派在常雲名

下何可用送未許而或有奸者阻之也是時開雍願老師

尚在京聞之甚喜俯仰而部僚鄭君振先師之得意契交也後劫山陰朱相公而去所刻郊原答向藺曹漫草等書皆先師後從崑山寄來者今昔不覺淚下沾襟也 孝廟時

皇親恣橫太監何文鼎掌乾清門心不平引祖宗家法極

言直諫文鼎與鮑太監忠契厚方草疏時不令忠知比燈

下騰真之際有一門損在門傍立而一步一步行至桌案

前文鼎怒罵曰我為國盡言你何物么魔敢來嚇阻我耶

疏一作奏上大震怒繫文鼎詔獄嚴追治之務究所主使者文

鼎毒慘備嘗曰有兩人俱山東籍貫不可拘按訊者曰姑

言之對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既死猶能于禁中搜銅缸作

聲若稱冤者中外嘆息上亦感悟憐之特命勒碑予祭焉

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眾其坟必僧寺也惟晏太監宏者

不知何許人也武廟時曾鎮守陝西與督臣王瓊同事其

坟在西山不設佛像止以石砌壁而鐫刊古來賢孝典故

為勸化計俗所稱晏家廟是也今經廠所貯晏公綱目板

一部宏遺物也內臣多愛重刷印之武廟并記補此見後世廟神廟享國年

久鼓鑄嘉靖萬曆錢流行甚廣惟光廟在位僅匝月先帝

仰思泰昌年號尚未鑄錢遂分鑄若干爐與天啟錢並流通用使

民間有恭覲泰昌錢而墮淚者累臣藏有徽墨四大笏可

重二斤劑料甚佳上摹泰昌元年製想是正人君子曾蒙
光廟召用禮遇者藉此墨以識不忘也累臣不忍磨用聞
錢法侍郎劉君重慶好古喜墨遂記託一山東人轉賣且藉
此墨滿望劉君據墨具疏請將泰昌錢亦鑄若干以廣行
使奈劉君留墨付值而憤憤然視為沒要緊事也惜哉
神廟恭妃王娘娘即孝靖皇后生皇長子即光廟又生皇四
女也皇貴妃鄭娘娘生皇二子皇三子即福王又生皇四
子生皇二女皇六女皇七女即壽陽公主駙馬冉興讓所尚
是也端妃周娘娘生皇五子即瑞王也敬妃李娘娘後封
皇貴妃生皇六子即惠王生皇七子即桂王也順妃李娘

娘生皇八子又生皇十女中宮王娘娘即孝端顯皇后生
皇長女即榮昌公主駙馬楊春元所尚者也榮妃王娘娘
生皇三女德嬪李娘娘生皇五女皇八女皇九女也光廟
繼承大統福王封于河南河南府瑞王封于陝西漢中府

惠王封于湖廣荊州府桂王封于湖廣衡州府 神廟時

御藥房提督張太監明鄭娘娘者皇貴妃名下鷹犬也精于醫藥最蒙

寵眷陞司禮監秉筆掌內官監內府供用庫印明素不讀

書只掛虛銜不該正不批文書凡不識字而秉筆者穆廟

時孟冲神廟時張明先帝時魏忠賢王朝輔四人耳萬曆

廿八年夏明疾病故京師人皆快曰張打雀死了先是神廟

下福府一段宜移抄在
衡州府下
當貴妃李娘有疾明療治
不如法竟逝神廟極為悲悼
喪禮極厚將所生兩皇子派與
中宮王娘為慈母共育之咸
福宮彼時宮中頗有猜言如
淳於衍之事自此鄭娘無分
寵眷者矣遂將明歷

往朝慈聖老娘娘明執藤條在前清道值慈寧宮丹陛上設有古銅仙雀高五六尺明誤以為人也遂打而罵之曰聖駕來還不躲開隨侍諸內臣竊晒之所以有此綽號也其掌家周臣亦陞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印而一家照舊不許分散專造上用酒器辦造金玉銅錫木鉄雕漆器物名曰御覽周臣病故張宣伊進朝繼之至泰昌元年八月始散而逆賢掌家王朝用及伊進朝池守爵皆明管上喜房之官人也 福此段應接前衛州府下府承奉曹登者持佛氏戒號丹岩居士頗與士大夫交然性嚴急少慈愷迨之國時與承奉鄭縉俱以病告留京師惟徐進劉顯等隨赴洛也 壽陽公主者神廟

之第七皇女皇貴妃鄭娘娘所生也選駙馬時顧姓者二人冉姓者一人冉蠡縣人顧都人也時正暑御前親選之日兩頤白玉大簪極細亮帽髮可以鑑香氣襲人衣服楚楚甜鞋淨襪而冉則衣不求鮮戴圓羅帽兢兢叩拜不敢仰視神廟隔簾向鄭娘娘指而目之卒選中冉氏之子興讓實重其老成也及完婚數年與公主反目逃回奉旨召來罰演禮如楊春元故事仍革其父職奪教習部官賈之鳳俸年以懲之 神廟時誕生瑞王之端妃周娘娘不甚有寵瑞王廿五歲始完婚福王十九歲始完婚即光廟亦廿一歲始完婚惠王桂王亦各二十以外始完婚禮儀房有底簿

可攷也 中宮孝端王娘娘其管家婆老宮人及小宮人亦未有勢力也

多罹捶楚死者歲不下數百人一作百餘人其近侍內官亦間多墩鎖

降謫惟皇貴妃近侍各于善衙門帶俸其宮人有所謂斬

斬木等疑者之誤本者木者失其名龐保曾答應也曰吳讚女者初宋保答應而

後用張朝進答應保慮熟鬧終有散場苦海回頭便登彼岸於

是弃職為僧長往不返內臣中擺脫富貴急流勇退者也

答應之疑也之誤曰林廷宦女者馬謙曾答應也也曰于景科女者張其所答

應也一有二字錄在後凡答應者為之置辦服飾食物即同掌家掌班不可

缺者也 京師黑山會地方有贈司禮監太監剛公諱鉄

之墓在馬寺中藏有遺傳影像三軸皆曰靖難時有功太

監至今宛平縣有祭凡掌司禮監印者繼續修葺又有三

義廟祠先主關張君臣也其五虎將軍像龐士元先生像

皆先監掌印時令經管内官率塑匠往鐘鼓司做漢時裝

束服製以塑之非出自古本流傳也按剛監坟大塚一其

碣石差古書燕府承奉正剛公諱鉄之墓又一碑差大稍

新則書贈司禮監太監某之墓蓋似後人所立者塚前左

右各列石鼓四以次漸矮如為坐杌松亦茂密甚古其為古坟

無疑近年修墓所勒碑文皆曰公有靖難犁庭功按碣稱

承奉正則是成祖未正大位時公先卒矣若果有靖難犁庭

等功則自應有別銜豈仍以承奉正勒碑乎墓累臣心久惑

數語微異錄以參現

之徧向識熟於字典典故者訪問亦卒無明証也一日讀宋史列傳內有云某曾與遼將剛鉄大戰于某處云云則此墓得毋是遼將塚耶抑剛中亦遼裔而名偶與英猛同耶今正史明載剛鉄姓名因世之讀史者槩以冗長朝報泛泛視之定多未詳故耳食之人遂相沿無異議也同聞僚趙君琦美字玄度南直常熟人趙定宇先生長子為先將軍契友博學好古人也累臣以父執事之亦曾問及惜然無以對焉夫此塚為我朝內大臣祝祭祀之所誠恐羣衆叩頭享二百餘年血食倘或原是一番將軍非內臣也一云然番虜性多朴直倘此塚果非內臣而目以內臣祭之則死者必暗笑生者之謬誤矣且內臣多不喜讀書感武勇得非剛將軍英靈所使乎下接累誤乎是以慎祀典者不可不詳核確蹟也累臣愚昧謹識

此謾聞以俟知者

武廟時寶應朱公應登官滇中與鎮守史太監者交史監迎恩堂記應登所撰其辭曰鎮守雲南內官監太監史公先是常奉命出鎮貴陽也廉靜夷簡省身約己無邊幅之飾無前丈之饌暇則取古史觀國勢成敗當其憤忤時仰指天俯畫地意勃勃然若欲有為每臨池習書水為之黑此外惟究心閭閻疾苦惟恐民堵弗集也貴人安之都御史陳公元吉乃疏於朝曰貴陽古鬼方也崇山繇亘鳥道湮鬱無坦途人皆盤跚而行若登天然所產多剛木勁竹鏤鐵毳革即有田數區皆磽瘠多石子僅藝麻蔴瀕水可植禾無他產饒利田地即無三日不雨雨則毒霧蒸晦尋丈之外莫能

辨焉其民探急喜持刺走嶮巖如鶩遇有苛歛即馳入山壁空室
廬先是鎮者無所資取乃掠武臣金武臣懼無為償也出俸應之
故武臣無千金之家無已復掠土官金土官懼無為償也哀諸土
首應之故土官益貧惟史某至得不擾今武臣有給矣土官得襲
代矣請更留之三年以安貴人䟽上帝聞之曰嘉哉宣誠畢命以
奠夷服以無憂朕心嘉哉乃降敕獎諭未幾復移鎮於滇滇人素
厭苦前鎮之偏也得公至益喜爭持牛酒勞麾下悉却之曰無以
戚吾民也民益大喜其廉靜夷簡不殊在貴陽云夫朝廷視窮荒
絕徼之外若神州赤縣然恐宸聰之不加也故遣貴臣鎮之今公
受帷幄之託乃能宣誠畢命以奠夷服以無憂帝心顧作鎮於神

州赤縣者或未之及焉謂非積養之至耶使天下之作鎮者舉皆
不擾如公則天下之民舉安矣乃宸聰所不能加者雖神州赤縣
不亦有可憂者乎吾故紀迎恩之事以為肉食者規且並以為滇
人頌也

此篇補在晏太監宏下世廟神廟白上

凡侍者即漢史所謂對食今所謂菜戶之類亦私稱之曰某人是
某老太弟兄猶外之夫婦焉昔漢之董偃以人臣私侍公主東方
朔數其有斬罪三此輩雖愚賤非董偃公主可比然祖宗家法森
嚴沿習二百餘年竟不能另設一良法以禁絕之何哉

慈聖皇太后李老娘娘患目疾有醫婦劉氏者奉旨入慈寧宮奉
侍調治久不愈而醫婦彭氏者匿孕入宮貪戀節間賞賜不肯明

言臨月遂於慈寧宮封夫人彭金花女處夜產一子先是劉氏見其腹大每勸其出彭氏固不肯且以語侵之劉氏遂不再言而時刻留心伺之其後彭氏詐云泄瀉劉氏竊窺之彭氏不得已忽產兒子便桶中旋即淹死劉氏亟視之果男也彭氏尚欲佯不認劉氏聲言其事宮人奏知神廟將欲重處幸聖母憐其老勞發彭氏於禮儀房打三十逐出棄死兒於北安門外此亦宮中罕事也自此之後凡醫婦入宮必再三驗焉不踰年慈聖老娘娘賓天蓋亦非吉兆也

此三段補在京師黑山前

酌中志略卷之二十二

此志尚有黑頭爰立伎倆一卷載涿州通奄事最詳茲本全行刪去并諸卷中有涉涿州者亦槩削之豈涿州門下所為耶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涿州既不能逃後世之史筆而願欲曲為之諱也噫嘉慶癸酉十月朔石樵施紹武識

此借碧蘿金館抄本手錄昔年夏五霖霖新霽伏暑蒸人
揮汗中老眼模糊視紙上字如飛龍兩指對此輒為周筆下
榻左側小閣臨水几淨逸明光時與研池相映舉目忻
爽每赴清曉夕蘭之際分片刻餘光以積書此十數萬
字不覺其為勞熱率占一騷云惜陰有限嗟垂老銷夏
無方借錄書以自遣也然年逾花甲目力宜惜屬書生
冠山分寫兩卷計五十日而畢案前石樵跋云尚闕黑頭表
立一卷能劉叙自云二十三卷似未嘗闕也涿州事大約在
錢索紀略中後人節去耳余觀說鈴及天啟宮詞汪荊採此
事可知其與原異日得是本再補此一版公案可也

北溪十九峰樵元王

識于聽林吟館



孟煠鱸鄉閭莊同校閱一過於拜經樓

皇書鈔竟小桐谿吳氏兩昆玉借閱承另條校正百餘
字予即黏諸肩頭以誌一時踈忽今又得別下齋鈔本互
有刪改蓋劉監筆墨不無沓拖故敘述貂璫情性宮
禁環屑事轉不嫌辭繁語複獨此本刪節錯訛尤甚
皆由時手妄改以趨簡便耳茲重為勘補庶還此書舊

觀乎仲冬二十四日

孟煠

月

誌



